



周新

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。

在危重症病人的治疗上，我们还没有发现特效药。很多热门药物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临床试验。康复者血浆中含有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，输入人体内是一种方法，从理论上讲是有效的，但是这一方法目前尚没有开展较大规模的临床研究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新冠肺炎的传染特征，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吗？

周新：这个传染病的传播途径，目前我们也还在调查中。我们发现，即使和确诊患者密切接触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病，这个不是绝对的。另外，就是这个病小孩得病的确实比较少，在整个确诊病人的规模里，数量不多，但原因是多方面的，现在讲不清。SARS、禽流感，或者说常见的流感，小孩和成人的发病率是差不多的，那么是不是小孩身上会有一种抗体能够对抗这个病毒，目前还不清楚。

我们还发现，新冠肺炎的病人的核酸检测从阳性转阴性的时间，一般是2-3周，所以目前对病人观察隔离14天还是有道理的。如果要生病，那一定是在14天之内出现症状了，如果不生病，他就没有感染或者他自己就好了。

医护人员防护一直放在最重要位置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武汉工作期间，一开始，医护人员压力

周新和队员们在为进入隔离病房做准备。



如何？

周新：刚开始我们来了武汉以后，每天是礼拜几都搞不清楚了。天天上班，没有休息，人家把病人交给你了，你不去怎么行呢？而且金银潭医院也不止我们上海的医疗队，大家一起工作，状态还是可以的。

一开始因为环境啊、工作流程啊都比较陌生，还是磨合了几天。举个例子，这里的病房是临时改建的，把原来的普通病房改建为临时的重症监护病房，一开始可以说是要什么没什么，花了一段时间才熟悉，但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。

跟医生相比，我们的护士更加辛苦。因为病房里没有护士，所以除了要帮病人打针、发药，还要喂他吃饭，帮他监控呼吸机，处理大小便，翻身啊什么的，连打扫卫生都是护士来。而且生病的人容易情绪不好，有的病人还会把面罩不时拿掉，我们护士还要做心理工作，安抚他，工作非常辛苦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一些新闻报道显示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比较严重，我们在控制院感方面有哪些措施？

周新：武汉的医护人员感染应该是早期的情况，因为当时大家对于疫情的研判是有限的人传人，医生在问诊的时候没有做好防护措施，所以导致了感染。防护工作跟上后，院感的问题就得到了控制。

上海医疗队很重视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保护好自己，才能够去救人家，如果你保护不了自己，那反而是害了人家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人被感染。早期刚上夜班的时候，不能开空调，工作一晚上很冷，有一些队员感冒了，有点低烧，很紧张，后来用点感冒药就好了，做了核酸检测和CT，虚惊一场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是第一批赶赴武汉的呼吸专家，也是医疗队里年纪最大的一位，您报名时是怎么想的？

周新：我们上海是全国第一批赶到武汉的医疗队，我没时间多想，这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，我本身就是呼吸科的医生，我理所当然要参加这个医疗队。

我以前也参与过大的流行病防治工作，SARS的时候我去的是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，禽流感的时候我也参与了，所以对于我来讲，一点都不害怕。☑